

怀念从前的睡眠

□穆帆(安徽阜阳)

不知道从何时起,熬夜,渐渐地就成了一个让人忧心的大问题!现在的都市人真的是越睡越少,越睡越晚,而且这种晚睡现象越来越低龄化。熬夜,似乎成了一种习惯,改也改不掉的毛病了。

想想自己,每晚都坐在电脑前,工作到深夜。就算偶尔早睡,也是躺在床上,拿起手机,翻看着各种有用没用的信息,和多年前的同学深夜聊天等。各种群,一个红包就能“炸”出一大群“夜猫子”。然后,群又是一阵短暂地沸腾,但很快又归于沉寂。但这种沉寂,不是睡眠,而是各自对着手机继续无眠……

我突然,想起从前,想起小时候,想起甚至还没有用上电的冬天,那时候,我们的睡眠,格外让人怀念……

天一落黑,没有月光的夜,村子已经非常安静了。除了偶尔的几声狗吠,你听不到什么肆无忌惮的声音了。不到后半夜,鸡鸣是不会有的。墙头上红芋秧子里夜宿的小麻雀,若不被惊动都懒得飞走,就算是飞走都是不叫的,除了翅膀扑棱一声,你不知道有鸟飞过。

屋子里,煤油灯下,我们很快就写完了作业。很多时候,作业少得很,放学后,天还没有黑就写完了。吃过晚饭,我们早早上床,躲在厚厚的被窝里,静静感受温暖。有时候,父亲给牛拌上最后一槽干草,你能听得见老牛咀嚼干草的声音,不急不慢。有时候,母亲的纺车有规律地发出嗡嗡儿,嗡嗡儿的声响,听着听着,你会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……

不知道睡了多久时,夜里会偶然醒来,你侧身,望向窗外,屋外依然是漆黑一片。有月的夜晚,你会恍惚以为白昼,只是屋里的黑,告诉你天还不亮,甚至公鸡都还没有打鸣。你没有手表更没有手机,不知道时间,其实,那时候,只不过是十一二点而已,你却仿佛睡了很久很久。那时候,我总埋怨夜的长,总是忍不住早起,提着煤油灯去上学,到了学校,才听见鸡叫。路上遇见去外村打面回来的邻居,他告诉我,起来得太早了,回去再睡会吧。我没有回去,而是去喊小伙伴了……

多少年过去了,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

如今,每每到深夜,我还没有睡意,偶尔躺下,也要玩一会手机才能入睡。睡不多久,又要醒来,醒来又难以入眠。头顶的毛发越来越稀疏,眼角的皱纹和黑眼圈越来越明显。压力越来越大,夜越熬越晚,很想早睡却不敢早睡。

当一个舒心地睡眠成了奢望,什么还能保障我们的健康?

我不是留恋从前,我是怀念从前的睡眠!怀念从前那份简单无忧的心境和淡然幸福的人生……



芒种

□叶剑秀(河南鲁山)

芒种风风火火地来了。

芒种像一位勤劳负重的母亲,一手牵着夏收,一手扯着秋种,两个都是她生命的希望,哪一个都不能放手。

布谷鸟的婉转啼鸣,叫得天地旷达清亮。田野里的麦子被暖风催黄的时候,芒种就站在节令的门外,家里是待不住的,它溜达到田野里巡视,去寻找开镰收割的最佳时机。

《孝经纬》载:“小满后十五日,斗指丙,为芒种。后十五日,斗指午,为夏至。曰芒种者,言有芒之谷可播种也。”通俗来说,即有芒的麦子快收,有芒的谷子快种,故名芒种。

老传统的日历上,芒种至夏至这半个月,是乡村进入夏收、夏种、夏管的“三夏”大忙时节,像人流如潮,热浪翻滚。

芒种到来之前,馥郁的麦香到处飘逸,人心早已被撩拨得亢奋起来。家家户户再也消停不下来,把镰刀磨得锋利,把架子车重修一遍,再去细数木杈、木锨,犁耩耕耙等一应农具是否完好。若需弃置或更换,周边的村子里到处都有小满庙会。庙会上夏收秋种的家什,应有尽有。那时的小满庙会十分盛行和兴旺,缤纷出乡村蓬勃繁荣的景象。

芒种即忙种。在岁月的轮回里,天象变幻的沧桑,凝结成经验或智慧。深谙农事的老农把收当作第一要务,即将到手的口粮,岂能耽误。种,是在繁忙的抢收中,见缝插针兼顾起来,也是误不得半晌的。

麦熟一响,分秒夺粮。麦收不是听歌看戏,也不是跳广场舞。大凡在农村长大的人,都会经过那个火急火燎的场景。麦收是抢时间,天刚麻麻亮,男女老少倾巢出动,带足了干粮和茶水。很多时候是回不了家的,咀嚼几口馒头,消除疲倦劳累,畅饮一阵子蒲公英茶水,忘记了腰酸腿疼。时光急促,汗水里却流淌着喜悦的笑意。

抢收时节最怕天气多变。熟透的麦子怕风,更见不得雨。若遇上一阵大风或一场阴雨,成熟的麦子就要倒伏、脱粒,生芽、霉变,即便运到场里的麦子,弄不好也会变为“烂麦场”,等待大半年的收成,将会在叹息声中化为乌有。

在这个节骨眼上,分分秒秒都显得尤为重要。无论怎么折腾,农人不会惜力气,而会在乎时间。一个人恨不得分成几个人使用,男女老少都能派上用场。

实在忙不过来,就开始搬兵帮

忙,把远近村庄的亲戚招来应急。最实用的莫过于未成亲的准女婿了,如上考场,干活卖力,再有点技能,一两次考验,婚事大概就不是问题了。那时,谁家有两三个待嫁姑娘,也是令人艳羡的事,夏收秋种的繁忙大可不必焦虑了。

芒种是农人一年中紧张忙碌的时节。田里的麦子刚收割完,或未入场,赶上一场雨,那就顾不上浑身的疼痛了,要抓紧时间腾出茬口,把玉米、大豆、芝麻、绿豆等秋作物种进地里。农谚曰:五黄六月去种田,午前午后差一拳。夏种晚一天,秋收晚十天。

祖宗的聪慧历代相传,乡村老农把农事把握得通透。芒种时最适合播种有芒的谷米类作物,播种一定要在芒种前完成。过了这一天,即使播下种子也没有了收成。

乡村人明白芒种对他们意味着什么。麦不让场,豆不让摘。这个节令,是收与种的节奏转换,要在收与种的夹缝里奔忙,需要瞻前顾后,哪一头都不能大意。尽管让人累到瘫软,也不能歇息下来。那个时节,开阔的原野田垄里,撒满了男女老少,每一个身影都背负着一年的幸福和希望。

芒种节令,在各地有送花神的习俗。相传,农历二月二花朝节上迎花神。芒种已近五月间,百花开始凋残、零落,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,饯送花神归位,同时为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,盼望来年再次相会。每到芒种时节,种完秋苗,为祈求秋天有个好年景,家家户户用新麦面捏成五谷六畜的形状,作为祭祀供品,祈求五谷丰登、村民平安。

这习俗有点风雅,多少带点小资情调,似乎是不谙农事、不愁衣食的公子小姐们去做的游戏。忙得不可开交的庄稼人,哪有闲情逸致去风花雪月。难怪这种不接地气的习俗,在民间早已被现实摒弃和遗忘。

时光流转到今日,芒种时节,似乎早已不再紧迫和忙碌。夏收夏种仿佛是在两三日之间,收割机、播种机隆隆响过,就把三夏过了。准女婿还是有来的,脖子上挂着相机,跟着机器在田野阡陌上奔跑,咔嚓咔嚓,拍下了一张张田野、夕阳和笑脸的图片。

芒种虽然已经成为时代的记忆,但到了这个节令,从乡村走出去的人,依然要返乡几日。看望父母,或是怀念故土,这大抵是人们难以泯灭的乡愁情结。



681.朱云折槛

古时县级干部面见皇上并不难。汉成帝刘骝时代,槐里(今陕西兴平市)县令朱云上疏求见汉成帝。皇上接见朱云时,政治局及国务院领导都在场。朱云说:“今朝廷大臣,皆尸位素餐。愿皇上赐我尚方宝剑,杀一佞臣,以儆效尤。”汉成帝不满说:“胡说八道,谁是佞臣?”朱云指着安昌侯张禹(时任皇上的老师)说:“这人就是!”皇上气得脸都青了,怒曰:“小臣居下讷上,廷辱师傅,罪死不赦。”执法人员当即捉拿朱云,朱县长抓着大殿上的栏杆就是不松手,竟然把栏杆扯断。眼看场面不可收拾,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,为朱云说情曰:“朱云这人是直脾气。若他说得有道理,陛下不应杀他;若他说得不对,陛下更应该宽容。我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(臣敢以死相争)。”汉成帝气消了些,不再追究朱云的责任。后来,皇家办公厅工作人员来维修栏杆,皇上说:“别换了!保护好现场做个纪念,也算是表彰谏臣直言。”

682.虚以周旋

东汉光武帝刘秀登基第五年(公元29年),盘踞陕西的军阀隗嚣(wěi xiāo)仍在观望政局。隗嚣的使节马援前往首都洛阳拜访刘秀归来,向隗嚣详细汇报了光武帝及新建王朝的情况。隗嚣打断马援问道:“你说了半天,到底这个刘秀跟汉高祖刘邦相比,谁有水平?”马援回答:“刘秀肯定比不上汉高祖。刘邦办事从大处着眼,大开大合;刘秀留心细微末节,循规蹈矩,而且不喜欢饮酒。”隗嚣不满地说:“说到底,你还是变着法儿地夸刘秀啊!”隗嚣一直与刘秀王朝周旋,不肯归顺。

683.情同父子

征西大将军冯异(河南宝丰人)跟随刘秀东奔西走,居功甚伟,治理关中三年,好评如潮。有人给光武帝刘秀打小报告说:“冯异在关中独揽大权,收买人心,百姓称之为‘咸阳王’。”刘秀将举报信转给冯异,冯大将军连忙上疏解释。刘秀下诏安慰说:“你不必担心。将军跟我的关系,义为君臣,恩犹父子。谁也别离间不了!”看来,冯异的年龄比刘秀大不少。

684.贵戚敛手

赵王刘良是光武帝刘秀的叔叔。有一次外出返回首都洛阳城时,皇叔刘良的车队与中郎将(皇家侍卫长)张邯的车队相遇。刘良仗势强令张邯的车驾后退让路,并斥责守门官员应该提前制止张邯的车队进入城门。皇家监察部长(司隶校尉)鲍永上疏光武帝举报刘良“无藩臣礼,大不敬”。当时,刘良深受皇上敬重,鲍永敢于弹劾皇亲国戚,举朝肃然。后来,鲍永出任监察部长助理(都官从事),跟鲍永一样正直敢言。皇上特意提醒各位皇家亲戚说:“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”(你们都规矩点,躲着这两位姓鲍的)。

(老白)